澳門茶餐廳可以慢慢嘆

我把在澳門茶餐廳食物的照片發到朋友圈，雖然已經想到肯定會有朋友鄙夷地來一句：「過到澳門食茶記？」但還是要誠心地推薦大家去澳門的茶餐廳一試。

已經好多年沒有來過澳門，所以美食資訊自然有點落後。我是一個出門前一定要查查當地餐廳資訊的遊客。說到這一點，有個私人心得要分享給各位。到歐美系國家旅遊，就應以TripAdvisor的排名爲主要參考，因爲地緣關係，歐洲遊客的旅行路線主要集中在這一區，加上歐洲口味區別不大的關係，符合他們心中優秀的餐廳就正是地道的「歐洲味」。但在亞洲地區遊走，就還是要多看中國內地和港台地區的旅遊網誌，畢竟大家都共享一個「亞洲胃」。

在美食博主推薦下，我帶着朋友去了氹仔官也街的「喜蓮咖啡」，而被吸引的原因是這裏有澳門最好吃的乾免治牛肉飯，這正是我在「一關之隔」的珠海讀大學時最愛吃的正餐。

「免治」這個稱呼源自英語「Minced」的諧音，即是剁碎的牛肉，又有乾濕之分。我就偏愛乾身版本，因爲炒到焦香的牛肉碎配上先煎炸過的軟身薯仔粒和脆口洋葱碎才夠層次分明，配在一起無論是色澤還是口感上一點都不無聊。再加上一個單面太陽蛋，扯爛蛋黃，一匙白飯就着蛋汁和牛肉薯仔洋葱碎一起入口，滿足感即刻爆棚！

推薦澳門的茶餐廳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你可以眞正坐下來享受一頓茶餐廳才有的「美食」。不用擔心會像在香港所有的茶餐廳一樣被店員催着買單和收走還沒吃完的盤子。因爲，最後一口凍奶茶才是最好味的。

◀喜蓮咖啡的茶記美食

樂活
潘　少
逢周一見報

慢慢的灰飛

最近，我在翻閱有關九龍城的文字記錄，讀到了郭麗容的小說《城市在慢慢的遠去》，寫於一九九五年，開首是這樣的：「九龍城總給我寒冷、淒清的感覺。或許是因爲小時候過年前，母親都帶我們幾兄弟姊妹去九龍城買新衣服，每次踏足那兒都是冬季氣候。由家走去九龍城約半小時，不用花錢乘車。傍晚時分，獅子石道便擺滿售賣衣服的攤子：恤衫、裙子、長褲、外套、風衣、睡袍……」

「九龍城總給我寒冷、淒清的感覺」，眞的嗎？

我曾經也住在九龍城，就住在獅子石道的唐樓。居住的日子，跟郭麗容的文章相距二十年的時間，而郭麗容筆下的九龍城，又是從三十年前開始寫起。這樣一算，如是者穿過了半個世紀。

在我的記憶，九龍城就如作者所寫，「步伐比香港其他地區緩慢得多。一眼望去，全是矮矮的五、六層高樓宇，天空低低的。」當時，文章提到的龍崗道郵局，還在，只是寄信的人，不多了；文章提到的出口時裝店，也不多了，但還在，只是裝潢卻像一間潮流品牌時裝店。

「灰燼，乘着夏天的晚風，在長長的走廊亂舞。我的鄰居家輝，站在走廊看夜色……」如果美國西部的經典畫面是沙漠上的風滾草，那麼九龍城的經典夜景，少不了燒衣紙的灰燼。街上的火光，燒衣成灰，慢慢升高，煙滅在天，又如作者最後的一句：「有天，一切一切都會灰飛、煙滅。有天。」

一切一切，包括九龍城的舊，也包括城市人的情。當城市寄存了情感，我們害怕城市的遠去，所以步伐比較慢的「九龍城總給我寒冷、淒清的感覺」嗎？或許，眞的是，眼見矮矮的樓宇一一消失，換成了一枝一枝的「牙籤樓」，又聽說，那曾經輝煌的大商場，也面臨改建。

我想，寫作也像燒衣，在一刻之間，將過去與現在，聯繫起來，剎那發光發亮，隨即灰飛煙滅，但至少，有人在寫，有人在記得，有人在懷念。

甲蟲滾球
米　哈
m.facebook.com/mihaandlouis
逢周一、三、四、五、日見報

三十年後來相會

高中畢業三十年，長假回鄉同學會，發現一半同學在老家工作，主要在銀行、教育兩大系統任職。老家特色是高考升學率，今年母校高考升學率與名校錄取率達到新高，聽現任校長一番意氣風發介紹，略感不安。目前中國家庭按經濟收入分層，大中城市高中應屆畢業生選擇出國留學者居多，高考升學錄取率創新低。三四線城鎮的高考升學率便成新高。

聚會上與兩位高中女「學霸」聊天，方知她們當年塡志願過高滑落到了二本，而如今招生程序已糾正了當年的弊端。而當年考進名校的同學們，如今命運機遇也迥然，我們班一位同學因抑鬱從南京辭職回到老家養病已多年。而這兩位女學霸畢業後就留在家鄉，家鄉的日新月異有她們的貢獻。內心的平安那才是永遠，幸福確實是自己給的。

聽老同學說往事，每位都是改革開放四十年的見證人。嚴華同學說讀書時到我家，我爸媽招待同學們吃西瓜，他第一次看到西瓜是用勺子挖到碗裏吃的，覺得縣城上的人太講究了。

周旭章同學長我兩歲，從農村考進縣高中，他家在農村開豆腐店，母親做一塊豆腐賣五分錢給他攢學費。他說當年高中學雜費是六元錢，羨慕我們縣城同學穿得好、吃得好，他們寄宿生都是深藍布衣，學校食堂裏都是實心大饅頭。他高考落榜後就在縣城成家，進了工廠跑供銷，熟悉業務後就自己開化工廠做原料貿易。如今他已成爺爺，把母親從鄉村接到縣城，住上了老家最好的居民小區，四世同堂。他幫兒子做教育培訓機構，家鄉影院、路牌上都有他家開的培訓機構的廣告。

同學會上，教數學的劉老師一見他就拉着他的手說：對不起啊。我問他老師爲何對他說這句話？他說可能自己落榜了，老師覺得虧欠，他感慨道：老師眞好！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網上「扒糞」

「扒糞運動」本是個專有名詞，指始於美國二十世紀初一場揭發政壇、企業黑幕的「揭醜」運動，出現了「扒糞者」這個讚美的名詞，他們對美國社會的民主發展起過一定作用。後來隨着運動深入，「扒糞者」公開指責羅斯福總統。羅斯福指責他們故意誇大事實、吹毛求疵，認爲他們手拿糞耙，只知道盯着腳下的穢物，卻看不到任何美好的事物。他口中這些專門「揭醜」的「扒糞者」，就成了貶義詞了。

這裏說「扒糞」，只是借用了歷史上的一個詞。

自從有了社交媒體，形成了「網絡扒糞」現象。網民自發在網上揭發社會的黑暗面，特別是內地一些官員的貪腐，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關注採取行動，促進了反腐深入。近日內地名嘴崔永元揭發娛樂圈「陰陽合同」的偷稅漏稅行爲，稅務部門重罰相關藝人范冰冰八點八億人民幣，可謂是一場「網絡扒糞」的勝利，網絡成了網民維護公平正義的武器。

然而網絡也是一把雙刃劍，也能成爲攻擊他人、泄發私憤的利器。

在網上罵大街抹黑人成本爲零，只要敲打幾個鍵，無中生有的帖子就送出去了，帖子經網絡一轉，就有了社會影響。一些自媒體爲了吸睛，不僅製造了各種奇談怪事，還常拿名人開刀。造謠帖子無日無之，帖子一旦放出，當事人就是渾身是嘴也說不清了。很多人收到這種帖子，全不經大腦思考，一激動點便傳出去，擴大了影響。

近日上海名嘴曹可凡不知招惹了什麼事，說他被開除和自殺的消息一度在網絡上瘋傳，言辭相當惡毒。這造謠者許是在金融世界輸了錢，遷怒於曹，說他是某項計劃的代言人，對準了他開火。後來曹可凡親自現身，才算破了謠言。

最無辜的是一些名人，他們對社會作着貢獻，生活得規規矩矩，卻被「扒糞」成是猥瑣、齷齪之人。

還有的以造謠專扒歷史、政治領域。這些扒糞者的目的是挑起人們的不滿，製造社會分化和恐慌。

人與歲月
凡　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一、三、五見報

「特務回歸」

西方電影最經典和偉大的笑匠，莫過於差利・卓別靈。頭戴禮帽、身穿禮服、拿着手杖、腳踏大皮鞋。可是全身衣履都是破爛不堪，即是粵語所謂「爛身爛世」。然而，差利的舉手投足，卻是充滿喜劇感，更重要是其樂天知命、樂於助人的性格，能令悲苦的人生帶來光明。

往後多年，西方電影都曾經出現其他笑匠，但成就總難與差利比擬。不過，自一九九〇年起在英國電視節目問世的《戇豆先生》，演員路雲・雅堅遜的喜劇形象足以成爲新一代笑匠。近期的電影《特務戇J：神級歸位》，更可具體分析路雲的獨特表演方式。

正如早期的差利電影，《戇豆先生》系列的主角是一位無言人士。故事沒有交代他到底是否啞吧，總之他對任何事都是一笑置之，但卻能以身體動作傳情達意。《特》電影的內容有別於《戇》系列，男主角Johnny是一位原本已被英國情報局棄用的過氣特務，只是陰差陽錯之下，Johnny又被委派一項艱巨而危險的特殊任務。過程當然烏龍百出，最後必然逢凶化吉，Johnny誤打誤撞之下立了奇功，將壞蛋繩之以法。

電影故事也許無甚新意，但是路雲的演出卻甚有特色。路雲今年已經六十三歲，但身體狀態仍然矯健敏捷。從頸部至雙腿之間，可看出他的肢體十分柔軟，彈性力強。電影其中一場戲講述他誤服興奮藥，於是在夜總會的舞池瘋狂起舞。他的舞姿看似癲狂，但實際上身體關節都控制自如，無論是側身或彎腰、抬腿或揚手，都能呈現身體的大幅度變化，與現場空間及其他人士（舞池的觀衆），構成一幅互動而有比對的畫面。

另一方面，特務Johnny雖不是無言者，但他言簡意賅，與人對答都只是簡單回應。可是他的語言質感總可以徘徊於輕佻和自信之間，在似是而非的態度之下，讓對手捉摸不定。這種說話方式，配以路雲的疑惑眼神和輕蔑嘴角，實在無法不讓電影觀衆捧腹大笑。

文藝中年
輕　羽
cloud.tkp@yahoo.com
逢周一、二、三見報

千禧代的神話與現實

「千禧代愛打零工，常跳槽。他們不買房，不結婚，常搬家。」出生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美國年輕人常遭到前輩非議。坊間傳說他們不負責任，叛逆心強。但事實果眞如此嗎？

根據美國關於勞動力、社區、人口流動的大數據，與嬰兒潮世代相比，千禧代顯得穩定、顧家甚至傳統。美國三十五歲以下的人呆在同一單位的平均年限爲二點八年，從一九八三年以來基本沒變過。一九六〇年以來，十八歲以上的美國人在同一屋檐下居住的平均年限從九年上升到十二年。他們愛打零工嗎？研究者說，過去打零工的藍領多，現在則是做電腦、媒體的白領兼職多，「能見度」更高，其實人數反而減少了。通過跳槽「人往高處走」的行爲也只限於中上層階級的人士。

千禧代的確買房率降低，推遲結婚年齡，減少子女人數，但都不是出於個人選擇，而是因爲經濟壓力大。長達十年的經濟大衰退讓他們收入不及長輩，債務負擔重，很多人面臨買不起房的窘境。說他們叛逆更是誤解。這一代很多人都循規蹈矩地求學、求職，也比前幾代更注重家人親情。他們頭腦更開明，但不願涉足政治或維權運動，比嬰兒潮一代「乖」多了。

美國八〇後、九〇後生逢經濟大變動、社會日益固化的時代，出於實際的經濟需求，他們更多選擇留在家鄉，依傍親族生活，州際遷徙與工作變更的比例都有所下降。爲什麼有關千禧代的「神話」那麼多？「一代不如一代」的抱怨每個時代都有。隨着網絡、社交媒體的興盛，千禧代的「非主流」行爲也被無限放大，迅速流通。內地八〇後、九〇後又何嘗不是常「背黑鍋」呢。

墟里
葉　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日間演奏會散場時》

鉛字肖像
楊　騏
逢周一、三、日見報

每一段愛情的開端往往都很相似，不同的是它的過程和結果。愛情小說也一樣，主人公緣何墮入情網往往都不是最大的看點，戀情如何發展轉變、結局又何去何從才是眞章。

平野啓一郎的《日間演奏會散場時》，在封面上竟已將小峰洋子和蒔野聰史「只實際見過三次面，卻認定對方就是一生中的最愛」完完全全劇透了個徹底，又在小說短短的前二十頁，就寫完了他們三次見面中的第一次，剩下的三百頁故事要如何發展，眞是令人猜不透，只能老老實實被作者的筆觸牽着走。

在洋子和蒔野的第二次相遇前，兩人的命途各自陷入了瓶頸：洋子在伊拉克採訪時，差點因炸彈襲擊而喪生，精神狀況也因此不穩定，而蒔野演奏的CD成爲了她駐紮在伊拉克時唯一的精神慰藉；蒔野爲自己在音樂上的迷失而苦惱，這是從他三歲開始彈結他以來，從未有過的恐慌，他不想別人洞悉他的窘境，卻也無比渴望能有人理解他現在的心情。因此，蒔野在飛往馬德里參加音樂節前，更改了行程去巴黎和洋子見面。

這次重逢，令洋子首度有一種「近乎隸屬的慾望」，願意接納蒔野渴望的一切，這是在她過往的戀情中都未曾有過的荒唐想法。但洋子已不是十來歲的衝動孩子，頃刻的荒唐無法奪走她的理性，她已有婚約在身，面對蒔野表達出的赤誠愛意，她的回答十分現實:「蒔野先生，你能從現實層面考量，和我過結婚生子、養育小孩的生活嗎？這才是揭開這段關係的答題方式吧？」這般理智的回應，不單是對蒔野的詰問，也在說服自己，讓自己不能迷失在一時腦熱中。

作者平野先生曾在受訪時說：「戀愛的『戀』和『愛』要分開來思考。『戀』是彼此有高昂的感情渴求狀態，『愛』則是着重於兩人在一起之後關係能否長久發展的癥結點。」

如果在蒔野和洋子的初次見面中，兩人聊得十分投機只是一時的「戀」之火花，那麼第二、第三次重逢時，他們都已經深深意識到，這份「戀」已經確鑿地成爲了「愛」。如何令瞬間的火光成爲持續發熱的狀態，如何處理好自身背負的責任，又如何直面命途中的瓶頸，是成年人的戀愛中無法迴避的。

（中）

汕頭行

汕頭一位長輩突然去世，我們趕去商議喪禮安排，原打算乘坐高鐵當日往返，但因爲正值國慶黃金周最後一天，早上七點多鐘的去程票是有的，但當天返程票賣光了，只好買了轉天的回程票，並預訂在汕頭帝豪酒店住宿一晚。

首次乘高鐵很興奮，西九站地下設施高闊大氣，潔淨有序，予人小機場感覺，特別是進入內地區域後，有深鐵公安帥哥腳踩「雙輪」巡視，旅客有何需求立即可得到解決。我們所乘的是和諧號，最高車速二百多公里，香港至潮汕行駛了將近三小時，單是在深圳北就停了半小時，不過，就舒適程度而言相當不錯。

潮汕站建得頗有氣勢，出站後情況卻出乎意料，迎面見打擊黑社會的大幅標語，到處是車輛人群。我先生認爲坐接駁巴士會較慢，便用潮州話與一位拉客的的士司機講好了價，於是，衣衫不整的中年司機晃着膀子帶路，將我們領到一片爛地，當他拉開車門一刻，內裏之殘破嚇人一跳。

汕頭的現任書記是先生的學生輩，一九八六年與他首次相見是在廣州，他當時剛從華南師大畢業，一個俊秀的男孩子。後來又陸續見過幾次，再之後便未有再聯絡，未料他不搞學術走上了從政之路。就我們一次次來汕頭所見所聞，汕頭有些方面有待改善，做父母官不易，希望他在任內有所作爲，將汕頭整治得更加美好。

紅塵記事
慕　秋
wusiupikwa@yahoo.com.hk
逢周一、三見報

祝你生日快樂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卻仍然不知該怎樣稱呼你。

去年的一個冬日，加班到夜半的我，在電梯間第一次見到你。你一開口，我就聽出了上海的痕跡。繞着靜安寺瘋跑、看着百樂門旋轉、數着南京西路的電車來來往往，你的隻言片語格外生動，講述着童年記憶，像是全息時光機將八零年代的上海街景一幀一幀地放映。許是因爲我也曾在那座城市生活並始終深愛着，或是實在喜歡你看似平淡實則文藝的講述，那晚之後，漸漸地，我們成了經常一起約午飯的同事。

你打破了我的很多認知。比如，數學專業的你喜歡讀王小波、李銀河，而且會恰如其分地引用雪萊的詩行、博爾赫斯的名句，這同我意識裏的金融精英截然不同。

你說人生就是在不停地跨界，跨界的狀態讓人年輕；跨界的間隙，是一個人的自我重塑與豐富——你曾經帶領自己的項目團隊，用半年的時間完成了整年的業績，然後再用半年時間讀書、旅行、思考。我想，這就應該是爲什麼我們同一年出生，你卻更加富有活力的緣故。

春節後，你被委以公司今年千億投資的頭號重任，我暗暗爲你捏了把汗。就在我以爲你忙到焦頭爛額的時候，你忽然來電：「你在詩裏寫過的滇池和海鷗，眞的那麼美」。原來，不但頭號工程進展十分順利，你還把我大學時出版的詩集讀完，然後抽空去了雲南，拍了那麼多我喜歡的相片。

那次你回港，我親手做了一盒滷雞翅給你。沒過多久，你把在英國讀書時珍藏的一件紀念品——英國女王贈你的圍巾送我，捧在手中，我感受到不一樣的溫度。

轉眼就是八月。一日，我們相約到西環碼頭散步。夜空深邃，我無法看清你的表情，只是隱隱地感到那天的你，聲音略顯凝滯，帶着淡淡的憂傷。你緩緩地說起你的家庭與過往——我一下子明白在這份交往中，你刻意保持的距離，原來充盈着人生的智慧和理性的重量。或許，「相知」的美好與默契，會更長久吧。

——祝你生日快樂，雖然我仍然不知該如何稱呼你。

負暄集
趙　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